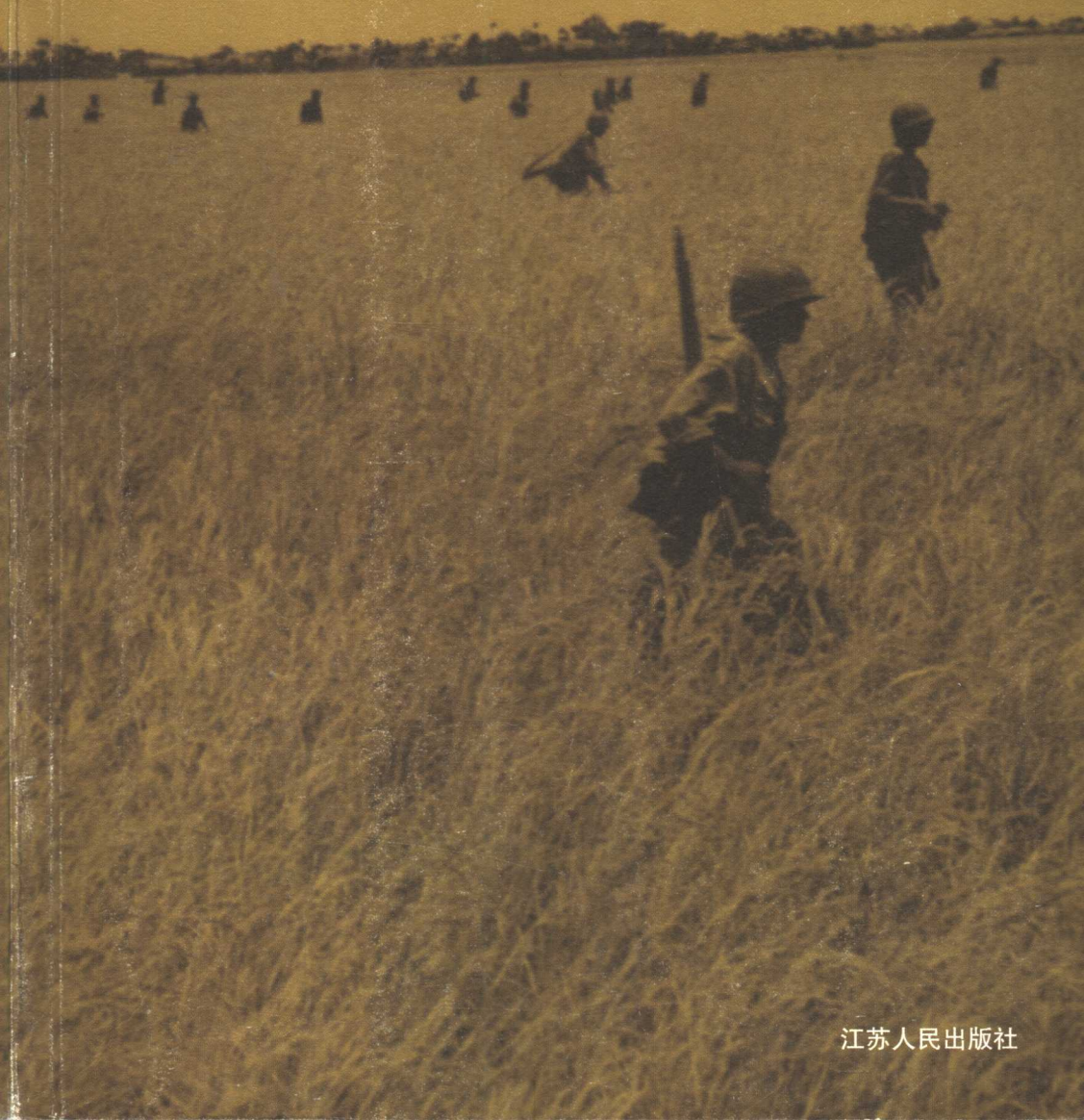


An Intimate History of Killing

面对面的杀戮

[英] 乔安娜·伯克 著

孙宁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汉译精品

面对面的杀戮

An Intimate History of Killing

[英] 乔安娜·伯克 著

孙宁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面对面的杀戮/[英]乔安娜·伯克著;孙宁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1

(汉译大众精品/吴源主编)

书名原文: *An Intimate History of Killing*

ISBN 7-214-03889-7

I. 面... II. ①伯... ②孙... III. ①第一次世界大战-史料 ②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料 ③印支战争-越南-1961~1975-史料 IV. ①K143 ②K152 ③K333.5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6941 号

An Intimate History of Killing: Face to Face

Killing in Twentieth-Century Warfare

Copyright © 1999 by Joanna Bourke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02 by JSPPH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Granta Publicati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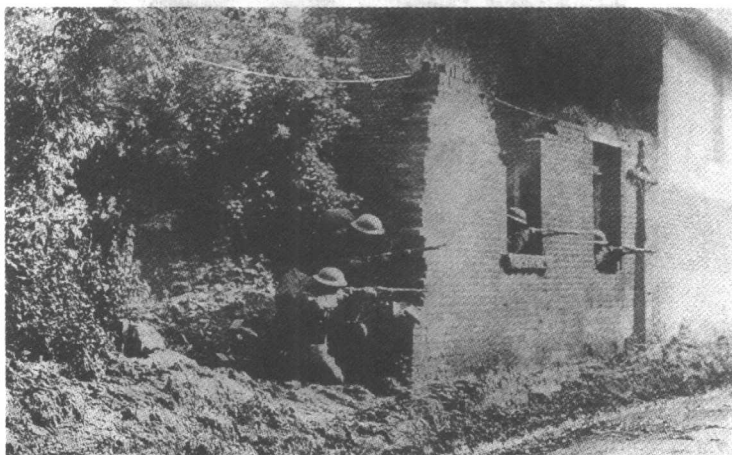
All right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10-2003-035

书 名 面对面的杀戮
著 者 [英]乔安娜·伯克
译 者 孙 宁
责任编辑 都 健
责任监制 陈晓明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者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14.7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3889-7 / K·498
定 价 31.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1916年7月7日,一次进攻之后,(英国)皇家第13燧发枪团士兵(拿着战利品)在休息。



1918年5月22日,美国(第28步兵团)狙击手在战斗中。



1918年8月13日,两名黑人士兵在(法国)贡德勒库尔进行刺刀训练。



徒手格斗:1943年,在一次示范演练中,C. 特雷佩尔中尉从背后用匕首袭击突击兵站体能训练教官。

刺刀教官查尔斯·巴彻勒下士猛戳练习靶。他说：“地方军士兵就应当这样把牙齿咬到德国佬的裤裆里。”



(英国)地方军的查尔斯·巴彻勒下士认为刺刀乃是“兵器之王”。他充满爱意地抚弄着他的刺刀，露出一副参加这种战斗时“应有的表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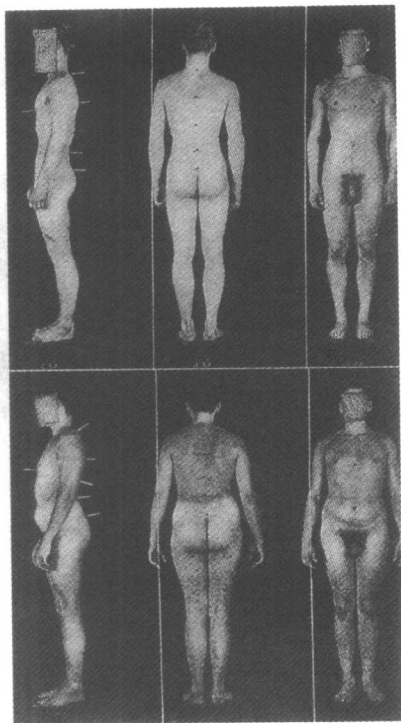


二战期间,一名战俘从散兵坑中走出来。



越战中,一名美国士兵走过一具越南人的尸体。

C. W. 希思的“阳刚气要素”。上图中的人“阳刚气十足”，相比之下，下图中的入“阳刚气不足”。



一战中美国士兵在战壕里掷手雷。



在撤退前两天,澳大利亚士兵在安扎克参加行动。



两名美国士兵在布干维尔的一片丛林中潜行。



布鲁斯·F. 阿内洛凝视着一名被他杀死的越共的尸体。



美国海军的一名随军牧师在塞班岛主持弥撒。



1942年10月,(英国)皇家海军妇女勤务队的两名军械士在索伦特海峡畔利村的一个海军航空站测试一挺刘易斯机枪。



1943年,一名高射炮弹道观察员在伦敦附近的一个重型高射炮综合阵地书写板报。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战争欢愉	11
第二章 武士迷思	42
第三章 杀手养成	68
第四章 英雄背后	105
第五章 爱恨情仇	143
第六章 滔天罪恶	177
第七章 悔过之思	221
第八章 医者于役	251
第九章 随军教士	279
第十章 木兰从军	316
第十一章 解甲归田	352
结束语	375
参考文献	380

引言

士兵奔赴疆场,非为送死,而在杀戮。战争在政客、谋士乃至史家看来,无非攻城掠地、耀武扬威;但在战士眼里,战争的意义却在于为杀戮罩上了合法外衣。有了政府批准、民众支持,残杀就不那么惹眼了。两次世界大战、再加上越战,英、美、澳的参战者不计其数。血既污手,心也蒙垢。本书将记录战士贴身近斗时种种心思体验,在其讲述中个性亦必有所显露。战时情感不仅丰富,彼此间抵触亦多:有恐惧,也有同情;有恼怒,也有振奋。其有违一般道德处,虽不能为旁人解,在当事人却是真实感受;其之所以如此,或可归于冥冥主宰。内心愧疚既难平息,总希望可以有所慰藉;战时经历无非暴虐,却也得勉力找寻欢颜。

一战、二战、越战,乃 20 世纪最具影响力之战争,亦是本书重点。其他战事加在一起也有数百万生灵涂炭,但其惨烈程度以及对英、美、澳军民的影响,均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一战中,法军某随军牧师寓讽于谐,一语点破:“士兵之责,尽在杀敌……”又说:“其若避死,必为省事。”^①士兵有何“责任”,人所共知。但让人称奇者,时至今日,仍有论者否认杀戮对于现代战争之重要意义。在战争中,取人性命虽非必然:屋舍田亩、军用设施也会遭袭,伤人也未必致命,但本书所检视的三次战争,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来看,皆以杀人为第一要务。多数论者对此不予置评,余者径否认之。似乎

^① 乔治·伯明恩,《随军牧师法国纪行》(伦敦,1918),页 64。

战时“经历”不是士兵间的手足情深、前线的艰难困苦，就是弥留之际的莫名恐惧。读战史，总让人以为战场之上，有见杀者而无杀人者，这实在不能怪读者。

本书旨在回归历史本真。毕竟，凡战，兵士对自己使命皆了然于胸，心头并无幻想；其暴行亦难“遮掩”。颂暴之举不仅状极骇人，其因亦多端。英国东兰开夏第42师《1918年野战手册》便要求军官“嗜血，并时时钻研督阵、破敌之法”^①。时有一人，号称“无人地带之王”，常做惊人讲演；更有教官，训话冗长，属下若面露怯意则声色俱厉，与言若不以杀人为乐，则不配作步兵云云。^②1955年时，曾有两美军高官指示道：“杀敌是军人天职，用步枪、榴弹、刺刀皆可——哪怕肉搏也行……在平民社会无此说。”^③

许多前线士兵也曾尝试寻找一种合适的语言来传递自己的经历，对此书中多有引用——如阿瑟·哈伯德（他支吾着跟他母亲说，一想起此前处死三名囚犯的经历就“后怕”）、理查德·希拉里（他在打死一名德军飞行员后辩解道，“我这是在行正义”）和威廉·布洛伊勒斯（他坦言，虐杀实在“刺激”）等。有士兵操一口乡音，径邀女友分享杀戮之乐，夸言自己每天杀敌，“少则一人，多数日子是两人”，“亲爱的，每杀一人，我就想及你；一想到你，便又有了气力”^④。他们不仅自己清楚，也跟家人坦言：自己思维、行动，无不关涉杀戮。^⑤不论是否诉诸行动，杀戮之念，凡服役之人均有体验，其书信日记亦多有表露。凡

① “军官行为准则”，《东兰开夏42师战时手册》（奥尔德肖特，1918），页8。或见战争部《1917年攻击步兵排训练指示》（战争部，1917），页14。

② 格雷厄姆·格林沃尔，《步兵于战：一个尉官的战时书信1914—1918》，1935年首版（伦敦，1972），页142，“致母亲的信”，1916年10月9日；W.柯尔比，《1917坎布赖之战》，页21，帝国战争博物馆藏；“马可老七”，《一陆军中尉在索姆河1916》（伦敦，1927），页120。

③ （步兵）上校乔治·福塞思、（装甲兵）中校哈罗德·邓伍迪致编辑书，“军中休戚”，《陆军战斗部队月刊》，5卷9期（1955年4月号），页5。

④ “列兵威尔逊致塞尔的信”，引自纽恩·戴维斯，《营中对话：关于“现役”》（伦敦，1900），页93。

⑤ 列兵彼得·麦格雷格，“书信集：与妻书”，1916年7月7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奥利弗·洛奇爵士，《雷蒙德，或死生事，往事留存及死后紫思为证》，第10版（伦敦，1918），页53，雷蒙德·洛奇1915年6月28日与家人书。

人,想不察战时屠戮也不可能,亦必知晓自己所扮角色:此军民皆同。

在一般人眼里不必出生入死的兵士,对其不多的见红经历也是津津乐道。炮兵距敌总在数里,也有述说战场可怖景象的:

尸横遍野,或半倚壕墙,或仰面朝天,或埋首泥浆……其惨烈非亲眼目睹不能信。这些德国兵真是不幸,我注视良久,其死时的表情绝难忘怀。^①

高射炮兵更难见血(女兵可以指挥开炮,即是明证),但间或也能见到弃机、坠地、身死者(1943年,曾有一英国陆军中尉说道,“对他们是铲是埋,竟不知该如何处置”)以及本方士兵的欢呼。^② 一战时的飞机既重且慢,敌机与炮手距离尤近。^③ 及至二战,战机驾驶员的“空斗十诫”中仍有“未见敌军眼白不得开火”的规定。^④ 是时,曾有英军飞行员接到命令,要求他飞临已中弹的德军潜艇,扫射敌军残勇作为机枪练习。^⑤ 这些听来激动人心,实战中却未必常见。下文会讲到,在某些战区(如二战中的太平洋战区、越战的诸多战役)和兵种(军中精英、擅长奇袭近战的突击队是最显见的,即使以刺刀、榴弹营生的步兵亦然),贴身近战其实常见——尽管言者只是宣泄、寻慰,未必据实

① 威廉·卡尔,《冲锋从戎时:炮兵的回忆 1917—1918》(伦敦,1985),页 47—48。另见肯尼思·亨德森,《戎装与法衣》(墨尔本,1919),页 31—32;塞西尔·索默兹,《昙花英雄》(伦敦,1917),页 76—77;R. 汤普森,《人在枪林》(伦敦,1946),页 29。

② 安东尼·厄温,《步兵军官:琐忆》(伦敦,1943),页 66。

③ 例见沃尔特·布里斯科、H. 斯坦纳德,《空军上尉保尔: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及优异服役勋章得主、空军指挥官保尔的军事生涯》(伦敦,1918),页 139 及 214。

④ 引自某南非战机驾驶员所藏之“空斗十诫”,收加文·莱尔(编),《空战文选 1939—1945:切身体验》(伦敦,1968),页 45。关于近身空战,见海克特·伯莱索,《战事记录:一空军飞行员的故事》(伦敦,1943),页 54,摘自署名“约翰”的飞行员信件,1940年(不确)4月10日;博伊德·凯布尔,《空军于役》(伦敦,1918),页 75;约翰·弗洛赫蒂,《勇气与光荣》(费城,1942),页 139;A. 怀特豪斯,《身近天堂,如在地狱:皇家陆军航空队高射炮兵历险记》(伦敦,1938),页 44。

⑤ 见 K. 穆尔、亚历克·吉布的访谈,收海克特·伯莱索,《战事记录:一空军飞行员的故事》(伦敦,1943),页 10—11。

以呈。战例虽寡,但站在战士角度,实关乎生死,故常绘声状之(有时不免失实)。对杀戮细节如此在意,在全部战史中都可以见到,野史如是,正史亦然。

取人性命不是寻常举动。本书会重温战时飞鸿,比如约翰·斯朗·瑞德尔·霍奇森就在叙述杀戮之余,并呈家庭琐事,两部分相合无间。1915年3月28日,他驰书父母,为寄袜事言谢,并说:“役中,(袜子)总是多多益善,整日杀戮时尤然”。其战时书信,语调、情绪皆如此。一年后,称自上封家书后“尽在杀戮”,“惟一例外:某日,终日飘泼,枯坐帐中”。^①

本书每一章都将介绍一名像霍奇森这样参加过一战、二战或越战的“普通”士兵,其家境、国籍都未必相同。有正规军,也有志愿兵以及被强征入伍的;但都说自己“就是一普通人”。其实人性之恶不必归罪乱世。即如你我之类“常人”,所做各种暴虐事,亦未可胜数:这一点已有无数研究证明。^②

现代战争中的暴行多因“道德麻痹”或“外物使然”而生。能杀戮无数而无动于衷,皆因杀人者实(其身心所系之)技术也。以二战为例:莱文沃思堡曾有顾问注意到,士兵们一谈到“某某武器性能优良”,总是眉飞色舞。他还注意到,他们全部注意力都在武器的物理、弹道性能上,

① 约翰·霍奇森,“一年轻士兵的家书:致父母书”,1915年3月28日及1916年1月19日,伯明翰大学图书馆特藏。

② 最为人知者,有汉娜·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庸常的邪恶实录》(纽约,1965);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牛津,1989);克里斯托弗·勃朗宁,《寻常人:后备警察101营与波兰大屠杀》(纽约,1992);丹尼尔·戈尔德哈根,《希特勒的帮凶:德国百姓及纳粹大屠杀》(伦敦,1996);雷尔·希尔伯格,《犹太人之欧洲受难》(伦敦,1961);斯坦利·米尔格兰,“顺从之行为研究”,收A.叶齐奥尼、W.温林斯基(编),《战争与止战》(纽约,1970),第5部分,页245—259;斯坦利·米尔格兰,《对权力的服从:实验主义观点》(纽约,1974);斯坦利·米尔格兰,“对权力服从与否之条件研究”,《人际关系》,18卷1期(1965年2月号),页57—76;厄文·斯陶布,《恶之根:种族灭绝与其他群体暴力的起源》(剑桥,1989);菲利普·津巴多、克雷格·汉尼、柯蒂斯·班克斯,“仿真监狱里的人际交往”,《犯罪学及刑罚学国际研究》,1卷(1973),页89—90。

根本无暇考虑这些金属“臂膀”的恐怖、残暴。^① 精神病学家罗伯特·杰伊·利弗坦在越战中亦有类似观察。他的《战后归乡》(1974)中,有技术使人“杀而不觉”的观点。“做事”的熟练程度、物质激励下的内部竞争,再加上“技术使然”的幻觉(既有武器在手,何妨物尽其用?),会使人身不由己、盲目杀伤。^②

20 世纪的战事已全然机械化,这一点已成共识。科技武装战争;参战兵士渐少。一战时,每一人参战,就有 8 人支援。二战时,支援与作战人数之比已为 12:1。及至越战,在驻越的 280 万士兵中,实际参战者不足 30 万。^③ 作战与勤务人员比之低在某些兵种,譬如空军中尤为突出。杀人愈加机械,技术实一肇因。一战时,杀一人(平均)需子弹 1 400 发。索姆河一役,每射中德兵一人需 30 发炮弹。当时两军对垒,几乎不打照面。二战末期,每 27 500 平方米才有一人(对比美国内战时,每 257 平方米即有一人)。^④ “区域攻击武器”如榴霰弹、毒气弹等,可实施远程间接打击,虽有死伤,却不惨烈。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六成以上伤亡皆由烟火弹、迫击炮、空投弹引起,而(不同于常人想象)刺刀致伤不到百分之一。^⑤ 丘吉尔尝言,现代战争聚积了“巨大的动原”,“使人为机器所戮”。又云,杀戮“已成产业,与芝加哥宰牲无异”。^⑥

但本书始终强调,死亡依旧可以体验,是技术无论怎么进步也无法改变的事实。战士可以想“见”敌人饮弹的景象,借此估摸手中武器的

① 爱德华·麦克唐纳,“社会调教以利戮武”,《社会学与社会研究》,29 卷 6 期(1945 年 7—8 月合刊),页 449—450。

② 罗伯特·利弗坦,《战后归乡——越战老兵:非被人害,亦不害人》(伦敦,1974),页 350。另见谢尔弗德·比德韦尔,《现代战争研究:战士、武器与理论》(伦敦,1973),页 62。

③ 理查德·加布里埃尔,《疆场苦痛:现代战争于人精神之影响》(纽约,1988),页 26—30。

④ 肯尼思·麦克塞、威廉·伍德豪斯(编),《企鹅现代战争百科全书》(伦敦,1991),页 111。

⑤ A. 巴特勒上校,《澳军医疗服务正史 1914—1918:卷二》(堪培拉,1940),页 495 及理查德·霍姆斯,《火线》(伦敦,1985),页 210。另见陆军 J. 富勒少将,《讲演集》(伦敦,1931),页 14—15。

⑥ 温斯顿·丘吉尔爵士,引自罗纳德·克拉克,《军方科学家之得宠》(伦敦,1962),页 17。